

# 破荒

三卷本长篇小说



第3部

## 土匪名单

袁仁琮◎著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

# 破荒

第3部

## 土匪名单

袁仁琮◎著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# 内容提要

时间推移到 20 世纪 60 年代，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，出现了一场动乱。风暴突然降临，县委书记失去了妻子，一些干部虽然暂时迷失方向，但稳住了阵脚。正直的革命师生和群众凭着革命信念，和趁机混入革命队伍捣乱的极少数人进行坚决斗争；以老铁匠为首的山里人冒着危险保护干部，绝大多数山里人没有动摇，步子迈得更坚定了。在动乱中，人们经受了考验，提高了觉悟；一批人得到新生，一批人受到洗礼。一批忠诚于革命的老干部、基层领导，经过锻炼，信心百倍地迈向新的征程。经过沉思的历史告诉人们，只有转变观念，改革开放，才是华夏子孙的宽阔道路。

责任编辑：李 瑾      责任出版：刘译文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土匪名单/袁仁琮著. —北京：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4.1

(破荒)

ISBN 978-7-5130-2462-4

I. ①土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1742 号

## 破荒

土匪名单

PO HUANG

TUFEI MINGDAN

袁仁琮 著

---

出版发行：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

网 址：<http://www.ipph.cn>

发行电话：010-82000893

责编电话：010-82000860 转 8392

印 刷：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版 次：2014 年 2 月第 1 版

字 数：320 千字

邮 编：100088

邮 箱：[bjb@cnipr.com](mailto:bjb@cnipr.com)

传 真：010-82000860 转 8240

责编邮箱：[lijin.cn@163.com](mailto:lijin.cn@163.com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
印 张：18.75

印 次：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8.00 元

ISBN 978-7-5130-2462-4

---

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

# 序言一

井绪东

这部长篇小说无疑是为共和国之初 30 年立传的。

作者毫不掩饰书写这段历史的意图和信心。我们跟随着作者，逐一经历我国大西南腹地侗族地区解放、土改、剿匪、合作化、反右、大跃进、四清、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年代和历史事件。30 年峥嵘岁月，世情沧桑，人事翻覆，作者开掘出偌大的叙事空间。历史在这里，既作为叙事的背景，又成为叙事的对象。

作者对侗族乡亲的深情眷念，对家乡土地宗教般的情怀，都融入了对这块土地从 1949 年—1979 年间沧桑巨变的生动描写中。小说展现了 30 年间侗家儿女的人生命运、人性品格和乡土精神，在历史的反思中表现出我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挣扎、奋斗和崛起。让我们在作者对人性的解剖中，去感受侗族山区人民那荡气回肠、可歌可泣的生命大吟唱。

井绪东 原贵州省文联副主席，文艺评论家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多次担任鲁迅文学奖、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。



破  
荒  
土  
匪  
名  
单



## 序言二

黄 毅

袁仁琮是个学者型的作家，他写小说就像他做学问——有相对固定的领域，表现自己新的思考。他喜欢写哲学家，出版了《王阳明》和《庄周》。也喜欢写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，出版了《穷乡》《梦城》。他的小说，最宝贵的，是有他关于这个纷纭复杂的世界的独立思考。如写少数民族，他总是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，写他们的穷，写他们的偏僻闭塞，还写他们的理想、追求和奋斗。他痛着少数民族的痛，思考着少数民族的思考，因而他的这类小说总是写得与众不同，也让人刻骨铭心，印象深刻。随着对他了解的深入，我发现，他写哲学家也好，写少数民族也好，其实都是从一个目标出发的，即人活在世上，应该怎么活着，如何才能更好地活着。对这个问题的思考，促使他完成了这部有史诗性质的巨著——《破荒》。在这部 100 多万字的小说里，他以亲身经历，少数民族的视角，表现自己对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的思考和见解。这段历史，目前有权威的结论，也有个人的不同的见解。这很正常，因为思考的出发点不同，角度不同，结论自然也就不一样。以少数民族的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，这是很别致的吧，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这是很值得去了解的，去看看吧。

黄毅 云南昆明学院西南文学文化研究所所长，《西南学刊》副主编，云南昆明学院人文学院教授。

# 让历史评说（自序）

袁仁琮

1933年，鲁迅先生著文痛悼五位共产党员青年作家白莽、柔石、冯铿、李伟森、胡也频的时候，用“为了忘却的纪念”为题，写了一篇荡气回肠的不朽作品。随着岁月的流失，阅历的积累，风雨的剥蚀，生活的内在渐渐清晰，于是，对鲁迅先生此语深意逐渐了然。为了“忘却”而让愤懑之情汹涌而出，不能自己，实则愈写愈痛楚，愈无法忘却。我无意类比鲁迅这位伟人，也不是要把两个不同质的社会硬扯在一起，但无法忘却我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，我的大半人生，我所熟悉的许多面孔和频频入梦来的许多旧事，岁月的流逝不但没能使之淡忘，倒越来越清晰。就这一点说，又与鲁迅先生何其相似。我的三卷本长篇小说《破荒》则是我这六十多年经历的回味与咀嚼。

我七十有六，除去出生后尚无记忆的几年，三十多年在非同寻常的岁月里度过。旧社会是什么样，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只能从历史书、影视和文学作品以及老一辈人口中了解，而这些二手材料，是经过筛选和加工了的，属于“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”之列。我不想重复典籍中关于旧社会的那些论述，只想说说亲身感受。要说山里人，我的家，够得上百分之百。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，那就是我的家，我的木屋，也就是我小说中反复出现的“半山”。单家独户，四面是崇山峻岭，无论走哪一方，都得好几个小时才有人家。靠兄长耕种几块薄田，父亲打锄头、镰刀、菜刀之类走村串寨叫卖，勉强度日。我喜欢读书，家人全力支持，却因为只能靠亲朋支持而不得不频频辍学，调换学校就读。我断断续续读了八所学校，才升至高小五年级。那已是1949年秋天。也就是那一年，我亲眼见到了拉壮丁的残酷场面，看到保安团的兵大爷们在小镇上明拿暗抢，众目睽睽之下将赶乡场的老大爷用枪托打翻在地。同时，不断地有妇女被奸淫的事传出。山里孩子汉话说得不好而受嘲笑，被喊做“野佬”，



破荒

土匪名单



便是我和大山里去“大地方”（小镇）上学的同学经常受到的屈辱。山里人不缺乏志气和骨气。我老辈人搬迁之前所住的小村寨碧雅，清末时候就有贡生一人，武秀才一人，文秀才两人。农民家里也许穷得揭不开锅，有几本书却是常见的事。

从记事起，我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也有七八年之久，旧社会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坏。我不长的旧社会生活经历，印证了王蒙先生所说的话：“我无法做到欣赏和怀恋旧中国”，“于是我在旧中国看到的是全民的腐败，是头上长疮，脚板流脓的烂透”。（《老年日报》2013年6月19日）那样的社会，无论如何不是多数中国人能认同的。

新社会的新，我是从第一次见到的解放军身上开始认识的。1949年秋的一天，解放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小小的乡镇蓝田。这些穿黄军装的军人唱着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走过小街，到街头，在割过稻子的大田坝上解散休息，喝水，裹烟卷。他们在干田里架锅做饭。吃过，大部队往县城开拔，没走的解放军驻进区公所和蓝田小学。我们这些小學生见这些兵和善，很快和他们混熟了。解放军鼓励我们好好读书。“建设新中国，需要大量人才哩。”一个操北方口音的解放军说。他笑眯眯的模样，我至今清晰地记得。

1951年秋，我考入天柱中学初中一年级。第二学期，学校批给我人民助学金，直到高中毕业。我考入贵阳师范学院（贵州师范大学前身），不但免交学杂费，还提供伙食费。没有党和政府提供的这些条件，像我这样的穷孩子要读到大学毕业是难以想象的。

没有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党的领袖人物领导全国人民长期斗争，没有千千万万革命者的流血牺牲，不可能推翻掌握政权的剥削者和压迫者，人民群众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。只要有一点历史知识和实事求是精神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。之后的二十多年里，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政治风云，受过冲击，误了青春年华；民族和国家蒙受巨大损失。但如果冷静地想一想就会发现，要成功某一件事，要有若干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配合，缺了某些条件，或者条件具备而时机不成熟，依然难以成功，因而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可能一帆风顺。要求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不走一点弯路，没有任何挫折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小损失也好，大劫难也罢，绝大多数是好心办坏事，犯幼稚病、盲从，只要不是成心与人民为敌，就会弃旧图新，翻然悔悟。再说，一个人经历一些挫折，也有利于磨砺性格，变得坚强而有韧性，不是坏事而是好事。
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揭开了改革开放、开创新局面、进入发展新时期的序幕，我能尽快走出人生低谷，是与想明白这一系列大问题密切相关的。中国人民走到今天不容易！

前面的路很长，一定还有数不清的困难梗在前进的道路上，是怨天尤人，消极悲观，还是承认困难，想办法克服困难？

我记忆中的人们是有高度智慧，坚忍不拔，心胸博大的。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、解放军、教师、干部，甚至于打倒对象，也就成了三卷本长篇小说《破荒》的主要描写对象，“中国人走到今天不易”不是写在纸上，或者用嘴说说，而是血与泪的记录，不可不倍加珍惜。这话是对读者说的，也是对我自己说的。

历史是公正的，是非曲直，让历史评说吧。

作者

2013年7月21日

（此文系作者三卷本长篇小说《破荒》自序，此书描写了新中国诞生前后、1958年至特别艰难时期、十年大动乱至改革开放三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。由《太阳从西边出来》《梦幻岁月》《土匪名单》三卷组成，百余万字，由全国百佳出版单位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）



破  
荒  
土  
匪  
名  
单



## 1

清河县中学两栋砖教学楼和一栋木房子，围出一块不小的空地。走进校园，看到空地了，下七八级石级，才到这空地上。

这石级可有大用了，全校开个会，往坎上放张三抽桌，一张方凳，行了。妙在石级的后面，也是两边有木房，中间有空地。如果要举行晚会，拉块幕布就是舞台。龙文昇不知在这舞台上朗诵过多少自己创作的激情洋溢的诗篇，乔梦月和她的校宣传队在这里演过多少节目，“采茶扑蝶”舞中一个妙曼的身姿不知看呆了几多观众。

不知何年何月，空地正中栽下一株梧桐树，而今已长成和木房子一般高。梧桐树干挺高，像伟岸的男子。炎热的夏日，一张靠椅，一杯茶，一把扇，树下成了人们纳凉消闲的好去处。据说罗娴、夏十步老师常在这里唱京戏《霸王别姬》，向文艺替他们拉京胡。一听到京胡响和两人的唱腔，便陆续有人端小凳来。用不了多久，就会围上一圈。夏十步、罗娴先后去世，向文艺被开除公职，送劳动教养，梧桐树下不但冷清下来，还弥漫着一种肃杀的气氛。教师职工见面，连招呼也不打，只点点头，仿佛张嘴说话，即被居心叵测的人添油加醋，某一天成为罪状，加在自己头上。

省文联作家协会筹备处负责人来 G 大人事处两次，想让龙文昇去作协筹备处工作，人事处长回答得含糊糊，第三次，人事处长说了一句“他的社会关系复杂，你们考虑吧”。省文联筹备处便没再来人。

省歌舞团、省话剧团都想要乔梦月，但都只来校人事处一次，没有再来。这些内部情况，龙文昇、乔梦月自然无从得知。但是，一些成绩很差，连篇短文都写不清楚的“依靠对象”却留校，分去党政机关、报社等大家垂涎的单位。他俩便不存在任何幻想，心安理得地服从分配，回了清河县中母校任教。

梦月在这里待七年，龙文昇六年，每个角落差不多都有他俩的足迹，都有许许多多甜蜜的记忆，却不但无法唤起亲切感，还隐隐有惆怅和感伤不时袭来。赶到县中报到的当天，乔梦月说：“明天就打证明登记结婚吧。”

龙文昇不想让梦月太受委屈，本想存些钱，过一年再结婚。听梦月这么说，有些措手不及，说：“什么都没有，怎么结呀？”

梦月说：“照照镜子吧，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，我得照顾你。”



破  
荒

土  
匪  
名  
单



龙文昇抓过梦月没有血色的小手，说：“你不比我好多少，我也可以照顾你。”

“就是。”

“太穷酸，我心里不好受。”

“这年代，肚皮还顾不上呢，谁不是简简单单结婚？”

“也好。”龙文昇说，“不结婚，你单独住我不放心。”

清河县中教师宿舍，木平房，当年怕日本鬼子丢炸弹，涂得一抹黑。木板房年深日久，缝隙随处可见。总务主任陈景涛是个好心的旧职员，把龙文昇、乔梦月带去看了看住房，很歉疚地说：“条件太差，只有自己想办法了。”站一阵，补充说，“高校长和你们是校友，你们可以问问他，看他有没什么主意……不过，这话不要说是我告诉你们的。”

这样的地方没法住，龙文昇小夫妻俩不得不暂住小旅馆。幸而小旅馆收费便宜，还能对付。

高校长去看了一次分给龙文昇他俩的住房，搜罗一捆旧报纸，借给他俩一间摇摇晃晃的旧床，一张三抽桌。龙文昇和梦月找来几块木板、钉子，把接榫处钉牢实，又找来七长八短的木板钉在床枋上，铺上从学校带去的被子，把四壁、顶棚糊一遍，就算有自己的窝了。结婚那天，买来一床新花布垫单，铺在床上；三抽桌上铺块大兰花蓝色塑料布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添了不少喜气。只有一两套换洗衣服，叠整齐做枕头。这样，既解决连枕头也买不起的尴尬，房间也收拾整洁了，一举两得。

结婚那天晚上，龙文昇、乔梦月一起上街，买了三斤水果糖，三斤糕点，三两茶叶，一条烟。他俩当学生的时候就小有名气，知道他俩结婚，教过和没教过他们的老师、职员来了不少。乔大贵、闵卿卿第二天才来，给他们送来十只大碗、十只小碗、一把筷子、一只饭锅、一只菜锅，单独开伙家什就算齐了。这是自家人送的礼物，不讲究好看，讲究实用。

晚上，客人都走了，两人抱在一起，却没有要“那个”的意思，梦月温柔地看着龙文昇的眼睛，说：“我有个初步意见，第一年，我们两人的工资是四十二块五，加起来是八十五元，我们两个的家，每月一边寄十元，还有六十五元，一天有两元支出，还有剩余。计划得好，半个月可以打一次牙祭……我是想，我们自己开伙，总比在食堂搭伙好……”

龙文昇有自己的想法，摸着梦月柔软的头发，说：“如果我们搞伙食，工



作又忙，就没时间搞创作了，要是没一点‘外快’，我们自己很劳累不说，生活会更紧张。”

大学四年，全靠龙文昇发表作品支撑，这一点，梦月再清楚没有。龙文昇接着说：“我还想啊，我们要等到生活好一点才能要孩子。眼前我们俩这种窘况，再添一口人就没法过了……”

“我年纪越来越大，再不要就怕要也没有了。”梦月说，“要不要孩子，过一段时间再说，第一步，先得解决伙食的问题。这一点，你得听我的。”

龙文昇拿过镜子对着自己的脸，镜子里的人又黄又瘦，摁摁额头，一摁一个窝，半天起不来，想想如果自己夭折，就害了他心爱的姑娘，便不再坚持。

龙文昇、乔梦月将两人的收入合在一起，除去汇给两边老人各十元，每月发工资的时候，两人各买一本书，作为“基本建设”，余下的钱全部用来办伙食。过去五年多，两人虽然万般辛苦，脸色还是有了些血色。梦月很觉安慰，说：“等我们俩加了工资，还要把伙食办好一点。”

乔梦月瓜子脸有了红色，显得更加风姿绰约，龙文昇老看不够，说：“关键是你增加营养，我已经足够了。”

梦月说：“你是男人，吃得比我多，我都没说够，你怎么说够了呢？”

“夫人秀色可餐，我除了吃饭，还要看你，你说够不够？”

梦月老觉得自己不如文昇，连长得美也觉不值一提，白龙文昇一眼，说：“那就多看几眼，就不吃都饱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就是一句坏话了。”龙文昇说。

这天上午十点钟，学生在大坝上做完课间操，高校长走上石坎，大声宣布说：“全体教师在会议室开会，学生放假半天！”

政治运动频繁，停课是经常的事，教职员们不觉得奇怪。和以往一样，有说有笑地走进会议室。支部书记范文长是转业军人，北方人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作报告、讲话，常常以强调的语气说：“我们干革命就要讲坚定性，要艰苦朴素；贪图享受，必然‘脱’化变质！”

和北方来的干部接触多了，听几个“‘脱’化变质”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有人提醒了，他还振振有词：“左边一个月旁，右边一个兄，就叫‘脱’嘛。”至于把“捺”读成“耐”，把“讷”读成“内”、把“畸”读成“奇”的事太多太多。

这天，高校长一宣布开会，就见范书记走上讲台。他本来脸黑，这阵便和



## 破 荒

土匪  
名单

锅底差不多。范文长平时说话像脱缰的马，哪里黑，那里歇，这阵却是字斟句酌，严肃得让人意外，他说：“现在，有一小撮牛鬼蛇神，跳出来攻击省委，广大革命群众，一定，要擦亮眼睛，和他们，斗争，到底！”

范文长说话几个字几个字地迸，说得大家大眼看小眼，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散了会，党员留下来开会，接着又开了“积极分子”会，吃过晚饭，一同分来清河中学的同班同学谢涵娴来找龙文昇，说：“我听说晚上要写大字报，表态拥护省委……”

同学四年，不但每次运动她都站在最前列，说话铿锵有力，大有“头可断，血可流，革命意志不可丢”的气势，还非党员不嫁。她最先向一个班党支部委员表白，支部委员怕和“杀、关、管”（被枪毙、关押、管制）子女恋爱影响自己前途，骗她说“我有了”，抵挡过去。谢涵娴以为龙文昇分配省文联无疑，将来成为作家，名利双收，给龙文昇写三次条子，龙文昇不理睬。分到清河中学，想想在县城更难找到她满意的男人，又很露骨地跟龙文昇说过一次，龙文昇干脆说：“我很珍惜同学四年这份友谊，希望你不要糟蹋它。”

说了绝话，谢涵娴才没再纠缠。

学校几个办公室都亮着灯，谢涵娴去转了一圈，在积极分子们写的几张大标语上落下自己的姓名，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

龙文昇老觉得心里不安，好像要出什么事，跟梦月说：“我老有一种预感，好像要出什么事。”

梦月说：“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，不必想那么多。”

龙文昇想想，自己也笑了，说：“是啊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，我多疑什么呢？”

## 2

虽说没什么值得担心，值得害怕，但几年前那场“运动”让他们至今难忘，不少人被定罪，被劳教，被遣送，完全意想不到。飞来横祸，弄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龙文昇的异常感觉，传染给乔梦月；乔梦月宽解了男人，自己却没能入睡。龙文昇心事加重了。两人尽量忍着不随意动弹。这样，倒使对方更加敏感，稍稍有些动静，对方都会回应。直到下半夜，才恍恍惚惚入睡。

他俩是被外面乱哄哄的声音弄醒的。跟着有人拍门，发出破响；跟着又有



嘶哑的声音在叫喊：“牛鬼蛇神，起来！”

“牛鬼蛇神，起来！”

“打到鬼蛇神！”

“……”

就像大晴天劈头盖脸地砸下密密麻麻的大冰雹，龙文昇一下惊醒了，浑身冒汗，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。转眼看梦月，她被吓坏了，紧靠板壁，不能动弹。龙文昇想起爹面临困难时候常说的一句话：“不怕，有我！”

龙文昇冲口而出：“不怕，有我！”

其实，老铁匠讲“有我”这句话，自己并没有把握冲破难关，或者有多大能力扛起重担。但他敢担当，有了他这句话，恐惧没了，办法有了，即便看不到希望在哪里，也有无穷的信心。因为这句话，爹在他脑子里的形象是刚强汉子，只要爹在，没有过不去的坎。他和陈友斋、杨欢喜在一起，几次碰到大难题，都凭这句话闯了过来。龙文昇第一次讲这话的时候是十七年前。他们不知道“八路”就是解放军，加上谣言四起，差不多把“八路”想象成青面獠牙的魔鬼，听说八路来了，一直往玉田小后山跑。翻一座山，累得跑不动了，东倒西歪地倒在草地上，陈友斋开始愁眉苦脸，说：“倒霉……咋办啊……”

龙文昇想起爹讲的这句话：“不怕，有我。”

杨欢喜看看龙文昇比自己瘦弱，都这样硬棒，鼓鼓勇气，说：“还有我。”

陈友斋受了感染，说：“还有我！”

天黑尽了，陈友斋、杨欢喜才进家；龙文昇进家的时候，一家人都睡了，他不觉得害怕。1961年毕业分配，龙文昇、乔梦月知道分到县城，会遇到很多困难，脸没了笑容，龙文昇安慰说：“不怕，有我。”

开头，梦月是靠着这棵并不比自己粗壮的大树过日子，感觉哪怕天塌下来，也有男人撑着；后来，她自己慢慢长成了大树，有了难处，她会说：“不怕，有我！”

梦月抹一把额头密密的虚汗，说：“还有我！”

外面有人大声喊：“牛鬼蛇神，出来！”

龙文昇、乔梦月拉抻衣服，挺直胸，走出门。乔梦月跟在后面，走几步，站住，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。胡叫乱喊的学生后退几步，龙文昇厉声问：“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好一阵没人说话，一个黑脸学生站出来，举手呼口号：“打倒牛鬼蛇神！”



跟着来的学生跟着喊：“打倒牛鬼蛇神！”

龙文昇往前逼一步，看清楚喊口号的学生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宋家平。清河县中除了家在县城的学生，既有来自本县村镇的学生，也有外县学生。班主任对大多数学生只能通过简单的履历表了解他们家庭情况。宋家平父亲是县武装部政委，本人学习不用功，成绩偏差，却优越感十足。宋家平在龙文昇跟前讲过他想当班长，在爸爸面前脸上有光。同学偏偏不选他，宋家平认为是班主任不买账。不知道怎么一来，他知道乔梦月的爹是伪区长，还听说中国有人写小说反党，龙文昇写了那么多小说，不是在干反党勾当是什么？联系上面传来的消息，宋家平认为出恶气的时候到了，找来几个平时在一起玩的高一年级小兄弟，写了第一张大字报，第一幅特长标语。

宋家平率“革命学生”到龙文昇住处外喊口号，是要打打龙文昇的威风，却不料龙文昇并不是一吓就垮的那一类。宋家平伸手来揪乔梦月，龙文昇用身子挡住，说：“你敢动，我对你不客气！”

宋家平不敢动手，样子却还是恶狠狠的，说：“到班上去说说清楚就放你！”

梦月悄悄说：“不能去。”

“你没有资格命令我。”龙文昇说，“你赶快把人喊开，别耽误我上班！”

宋家平还是不敢耍横，嘟嘟囔囔地离开了。龙文昇虽然感觉昏头昏脑，四肢无力，还是硬撑着，抬头挺胸地下石级，朝办公楼走去。走到半路，龙文昇跟梦月说：“狗都怕恶人，谁敢乱来就跟他干，看他能把我们俩生吃了？”

梦月说：“事情不会就完。”

龙文昇说：“不怕，有我！”

“还有我。”梦月说，龙文昇讲述的故事至今还鼓励着她。只是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发颤，像风中的一片叶子。

学校没有宣布停课，却是停课了。教学楼走道上、校园里，到处散着学生。他们目光散乱、犹豫、茫然，不知该干什么，更不知跟着会发生什么事。不少学生、教职工朝大坝中间那棵大树张望，神色惊讶、恐惧，似乎那不是高大的梧桐树，而是狰狞可怖的虎豹，或者是一具死尸、死亡陷阱……

等龙文昇夫妻俩下到大坝上，目光投向那棵高大的梧桐树的时候，他的眼前一片黑暗，好一阵才回过神来。但不能想事，连字也不认识了。定定地站几分钟，才认出那是从树干向旁边伸开的第一枝开始，一直贴到地上的巨幅白底



黑字标语，连起来是“揪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、新生反革命分子龙文昇”二十个大字。

办公楼大门旁边也有一幅白纸黑字标语，“揪出伪区长小姐乔梦月”，两幅标语字都写得歪歪倒倒，不像出自高二学生之手。有低年级学生朝他俩吐口水，扔小石头，表示“革命小将”愤恨牛鬼蛇神的情绪。在学生们眼里，龙文昇、乔梦月和在省城捣乱的一伙反革命分子是一丘之貉，是他们的共同敌人。

龙文昇、乔梦月在办公室门前站一阵，不知道该去哪里，还有什么事可做。他俩仿佛被人类抛弃了一样。一会，党支部秘书汤扬出来，先指龙文昇，再指乔梦月，最后指唐济世说：“你，你，还有你，到语文教研室开会。”

据说唐济世任过国民党汉口兵工厂翻译官，结论是历史反革命。他英语口语、笔译都很棒，学校英语教师奇缺，上级同意安排工作，控制使用。这种小县城，不要说和外国人打交道，学习口语，连英语本科生也很难要到。英语组的几个教师，一半是靠自学的“洋泾浜”，唐济世当然就成了教研组里的权威。

龙文昇和乔梦月昏昏忽忽走进旧砖教学楼二楼，进了他们熟悉的教研室。教研室主任本来由李仕川担任。李仕川是临县调来的老教师，五十出头，经历过旧社会的“六腊之战”。那时，教师饭碗没有保障，一到暑期开始和寒假到来，学校人员变动，教师们不得不四处奔波，寻找应聘学校，紧张得和打仗差不多。解放后，他家参加教师思想改造，分来清河中学。李仕川世代以教书为业，他本人老实本分，兢兢业业，却没多大能耐。龙文昇到清河中学来的第二年，高大全找他谈话，说：“你的水平大家都知道，学校希望你多想办法，培养人才。如果能像你当年那样，冒出几个小作家来，为学校争光，学校要给你送一面大奖旗。”

龙文昇不知道这位比他高好几届的校友要说什么，认真地听下去。

“你来接李老师的工作吧。”高大全说，“我跟他谈谈，就可以交接。”

龙文昇推辞说：“李老师德高望重，我新来乍到，不合适。”

高大全说：“就这样定啦。”

龙文昇接过教研组工作，把乔梦月也拉进来，组织了两次全校性作文竞赛，推荐了两篇作文到省报上发表，高大全和清河县语文教研室因而上了省报。

语文教研室门上贴了一张白纸，上书“第一学习组”。办公室里二十多张桌子，围成长方形。龙文昇、乔梦月找到自己用的办公桌、座椅，坐下。龙文



寻一万个想不明白，自己怎么就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？省里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以至于这边远县城的中学，也弄得人心惶惶？

范文长进来，宣布说：“经党支部研究，第一学习组组长由姚德利老师担任。”

范文长说完，朝姚德利伸出右手，食指、中指并在一起弯了两下，说：“在党支部办公室开会。”

姚德利出去了。姚德利一出门，立即有人朝他做鬼脸，意思是“看吧，小人得志。”

龙文昇、乔梦月从不跟人拉小圈子，不听人说闲话，也不议论东家长、西家短，不知道姚德利是个怎么样的人。再说，眼下也没心思别的事。他不知道等待梦月的是怎样的命运，投给她鼓励的一瞥。梦月还给龙文昇一个眼神，告诉他不要担心她。

每次运动，都把唐济世弄出来批判一通，但由于在旧社会他没有血债，又找不出任何新问题，学校要挣面子，争升学率，不能没有他，批归批，用归用。他坐在龙文昇对面，纹丝不动。龙文昇忽然幽默感迸发，想起庄子在《达生》中说的一则寓言。纪渚子为周宣王养斗鸡，有一套特殊评判方法。显示自己能耐的斗鸡不行，气盛的不行，呆若木鸡的才行。将斗鸡训练到呆若木鸡的地步，才达到斗鸡的最高境界。看唐济世这纹风不动的样子，修炼得离木鸡不远了。

龙文昇正沿着这一有趣的思路往下想，姚德利已经回到办公室。姚德利说：“我通知两件事，一、上级通知停课学习，什么时候复课，听候通知。二、大家回去拿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，一个小时之内回到学习组。”

“到底要干什么？”龙文昇回到家，这样问梦月。

“看来是针对我们俩来的。”梦月说。

“要把我们俩怎么样，总得讲证据吧？”龙文昇说。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”

瞬间，进G大校园以后目睹的一一场场批判会，那么清晰地出现在龙文昇眼前。一些被戴上右派帽子，送劳动教养的人，顶多也就是说了过激的话，结果成了敌人。参加那么多批判会，得到的益处只有一条：千万别乱说话。这样的想法，虽然和龙文昇的天性是那样格格不入，做起来是那样憋气，但为了梦月，还是强迫自己把真实想法藏得深深的，像穿了厚厚的盔甲。他说：“我仔



细想了想，我们没说过什么错话。”

“每天要上那么多课，说那么多话，你能说句句话都没空子可钻？”梦月说，“不必想，想也没用。”

没法往下想，没法想就不想，真希望自己眨眼间变成不会想事的傻子，免得老被“想不通”所折磨。

龙文蔚和梦月一人拿一本“毛选”第四卷、笔记本，吸足钢笔墨水，离开家。走过院坝大梧桐树旁，忍不住要看一眼那条该死的标语，压住涌上来的痛楚，再走过办公楼前，扫一眼那张写得歪歪倒倒的标语，才上教学楼二楼，走进龙文蔚和乔梦月待了快五年的地方。龙文蔚忽然觉得过去的那些日子是那样美好，说不定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，陪伴他俩的说不定是黑暗的牢房，随后是整天被人监督的劳改生活……想到这里，一个想法在他胸膛膨胀：“天哪，这事要是让爹知道，不是要他命吗？”

姚德利蛮像回事地坐在桌前，开始主持学习，他说：“我先宣布几条纪律，一、党支部规定，每天学习时间是上午八点开始，十二点结束；下午两点开始，六点结束，不准迟到早退，不是特殊情况不许请假。二、会上的发言，一律不准外传。三、有什么看法、意见和情况，可以写大字报。”

姚德利本来是学俄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，由于和苏联闹翻，学校停开俄语课，一批俄语教师改教英语。姚德利认定政治课教师吃香，改教了政治课。殊不知姚德利生就一副死脑筋，只懂得巴结领导，根本弄不明白许多深奥的哲学理论。有一次，学生问：“老师，你说对立面不能统一在一个事物之中，是这样的吗？”

姚德利说：“是。你想想，无产阶级怎么和资产阶级统一在一起？这是个立场问题，立场问题是个严重问题，得好好学习，啊？”

这位学生偏不信邪，不但翻了哲学大辞典，还专门请教另一位政治课教师文史传。文史传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的，科班出身，给这位学生做了详细解答。学生不再问姚德利，却把他的谬误传出来，传得全教研室的人都知道。政治课教师对这位政治教研室主任不感冒，却也不敢得罪他。

姚德利生怕他领导下的学习组成不了先进组，只恨爹妈没给他个聪明头脑，否则，他会生出一千条、一万条坏主意来。这阵，他看大家一眼，说：“大家请翻开一千四百二十八页，听我读这一段话。”

大家“哗哗”的翻一阵，翻到那一页，“哗哗”声戛然而止。很像合唱队

